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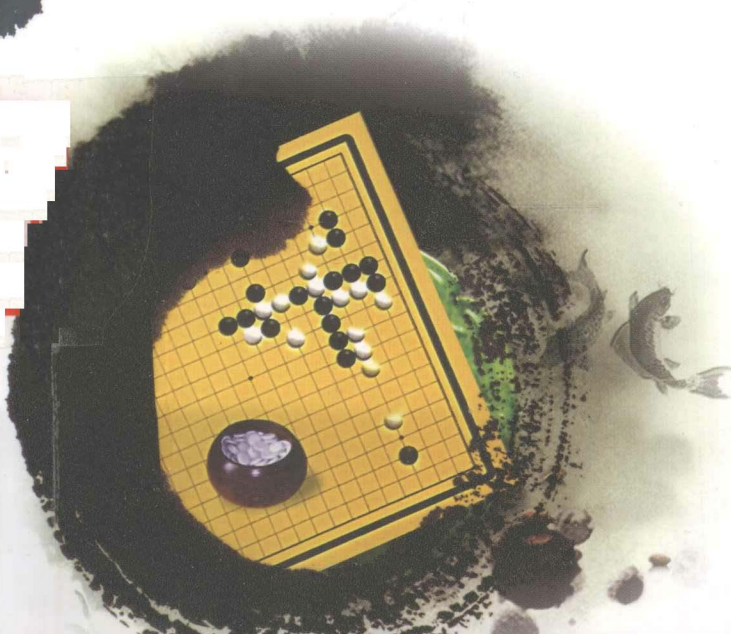
可爱的粉丝◎著
Zong Heng
Tian Xia

纵横



对弈，与人与鬼与神仙；绝杀，与敌与友与自己
三尺之局，论道人生，轻灵演绎
别开生面的围棋小说，出人意料的结尾
体验浪漫而离奇的手谈传奇
纵横天下犹可未，心王常湛即摩尼

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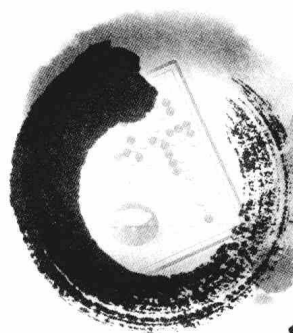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纵横

可爱的粉丝◎著

Zong Heng
Tian Xia



天下

·广州·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横天下 / 可爱多的粉丝著. —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405-4236-8

I. 纵… II. 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5610 号

纵横天下

可爱多的粉丝 著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20 印张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5-4236-8

定 价: 2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5770

前 言

具有特异本领的少年严子素，在围棋方面有得天独厚的造诣，并鲜有敌手。

除此之外，他还能看到潜伏在黑暗中的鬼怪，以及死去的、对尘世仍念念执着的灵魂。

与他对弈的除了活生生的人，还有冤死的鬼魂，热爱这一方雅戏的棋痴和天外的神仙。

直到有一天，一个与子素有一样高超棋艺的少年出现在他的面前，子素不得不被迫远离了隐居的深山。

下山之前，师傅告诉他一定要尽量远离这个奇怪的黑衣少年，却并不说明原因。

子素一人带着绝世棋艺闯荡天下，路上遇到了杀猪的高屠和执念于棋局不能超升的棋鬼。

在经历漫长旅途后，终于来到了当时唐朝的都城——长安。

可是子素却依旧逃不脱命运的摆布，在旅馆夜宿之时，那个曾有一面之缘的黑衣少年子玄再次出现，并说要和他共用身体！

两人极为相似，又大相径庭，虽然使用一个身体，一副面貌，人对事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这种两个灵魂争夺一个身体的状况，导致子素前言不搭后语，时不时就会做出让人目瞪口呆的奇怪行径。

到底在子素的身上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个黑衣少年又是从何而来？

原来人生的棋局，永远不止于那三尺之盘，然而当双眼被那繁复的变化和输赢功利蒙蔽时，就永远看不到棋盘外的精彩。

在一番奇遇之后，子素终于毫无留恋地放弃了扬名天下的野心，却真正做到了纵横天下！

作者简介

可爱多的粉丝，80年代出生，著名网络写手，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法律系。平时酷爱阅读及旅游，闲暇时则发梦码字，网上所发文字总点击超过500万次。热爱奇幻文学，擅长少年题材小说，以青春、热血、梦想编织光怪陆离的传奇，文风活泼幽默、轻松好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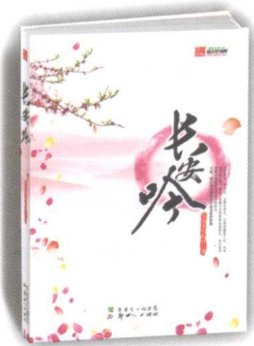
现与多家出版社及杂志社合作，已出版发表《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之幻境》《异度学园》《圆月的诱惑》《不可思议之事件簿：替身》《不可思议之事件簿：梦魔》等多部长篇小说。



怪物迭出的大学校园，背负秘密的狼人男孩，游走在人与兽的边缘，他究竟能窥探到圆月背后的秘密吗？

作者：可爱多的粉丝

定价：25.00



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当烟雨朦胧之时，我唯低声吟长安。

作者：可爱多的粉丝

定价：25.00

博精
維典

出版人：陈锐军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责任编辑：翁容 钟颢

责任技编：王建慧

特约编辑：史翔

装帧设计： 大衆設計·卢柏丰 董严飞

Daxiang Design Tel:010-59798808

公司网址：<http://www.jingdianbowei.com>

目 录

| | |
|------------------|----|
| 楔 子 | 1 |
| 第一章 大隐隐于市 | 3 |
| 第二章 绝望的对手 | 7 |
| 第三章 市井繁华 | 11 |
| 第四章 初识高徒 | 14 |
| 第五章 荒 宅 | 17 |
| 第六章 投 宿 | 20 |
| 第七章 奇怪的赌注 | 23 |
| 第八章 第四个人 | 26 |
| 第九章 妙手回春 | 29 |
| 第十章 谜 底 | 33 |
| 第十一章 天下之都 | 36 |
| 第十二章 授 徒 | 39 |
| 第十三章 访 客 | 42 |
| 第十四章 观棋又语 | 45 |
| 第十五章 赌 局 | 48 |
| 第十六章 棋逢对手 | 52 |
| 第十七章 夜半敲门声 | 56 |
| 第十八章 变 化 | 59 |
| 第十九章 古韵潺潺 | 63 |
| 第二十章 我是我们 | 67 |
| 第二十一章 招 亲 | 71 |
| 第二十二章 试 题 | 75 |
| 第二十三章 闯 关 | 79 |
| 第二十四章 子玄出战 | 83 |
| 第二十五章 棋 童 | 87 |

| | | |
|-------|--------------|-----|
| 第二十六章 | 鹰击长空 | 91 |
| 第二十七章 | 木狐狸 | 95 |
| 第二十八章 | 庭院深深 | 100 |
| 第二十九章 | 无名的对手 | 104 |
| 第三十章 | 地狱之行 | 109 |
| 第三十一章 | 捉迷藏 | 113 |
| 第三十二章 | 生死劫 | 117 |
| 第三十三章 | 败局 | 122 |
| 第三十四章 | 转机 | 127 |
| 第三十五章 | 雪落成白 | 132 |
| 第三十六章 | 三对三 | 137 |
| 第三十七章 | 野兽的牢笼 | 142 |
| 第三十八章 | 松石棋社 | 146 |
| 第三十九章 | 棋谱中的隐语 | 151 |
| 第四十章 | 季兰的影子 | 156 |
| 第四十一章 | 高屠的三板斧 | 161 |
| 第四十二章 | 围猎 | 166 |
| 第四十三章 | 困兽 | 171 |
| 第四十四章 | 春逝 | 176 |
| 第四十五章 | 竹童的警告 | 181 |
| 第四十六章 | 公子季兰 | 187 |
| 第四十七章 | 猎物 | 191 |
| 第四十八章 | 章武 | 196 |
| 第四十九章 | 木狐狸的选择 | 201 |
| 第五十章 | 子玄对季兰 | 206 |
| 第五十一章 | 刀与舞 | 211 |
| 第五十二章 | 季兰的恨意 | 215 |
| 第五十三章 | 最后的对弈 | 221 |
| 第五十四章 | 骷髅棋 | 225 |
| 第五十五章 | 致命的乌光 | 230 |
| 第五十六章 | 木狐狸之死 | 236 |

| | | |
|-------|--------------|-----|
| 第五十七章 | 执 着 | 242 |
| 第五十八章 | 竹童的告别 | 246 |
| 第五十九章 | 融 合 | 249 |
| 第六十章 | 出 走 | 253 |
| 第六十一章 | 回 归 | 255 |
| 第六十二章 | 转身之后 | 261 |
| 第六十三章 | 宋筹人 | 264 |
| 第六十四章 | 机关算尽 | 268 |
| 第六十五章 | 破 局 | 274 |
| 第六十六章 | 决战之前 | 279 |
| 第六十七章 | 横刀自刎 | 285 |
| 第六十八章 | 如何说再见 | 290 |
| 第六十九章 | 棋待诏的阴谋 | 297 |
| 第七十章 | 纵横天下 | 303 |
| 尾 声 | | 308 |

楔子

话说一天天光潋潋，晚霞满天，玉帝和太上老君在临窗对弈。

眼看自己的黑子处于下风，玉帝心急如焚，想要对方让子却不好意思说出口，他突然心生一计，指着窗外惊呼：“快看！日冕君去收太阳了，车上怎么同站着一个美貌的仙子？”

“在哪里？”太上老君急忙把头探出窗外看热闹。

趁此机会，玉帝飞快地拿起棋盘上一枚白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扔出窗外。

这次终于可以死中求活了！

他安心地坐下来，继续下棋。

那枚白子果然扔得妙啊！玉帝不一会儿就在对方的攻势中找到了突破口，他下得越来越顺手，禁不住面带喜色。

对面的太上老君则是面如死灰，气得胡子直颤，暗想：“又偷棋？我叫你偷！”

老头气急生智，伸手指着窗外的满天星斗，大喊：“快看，天界第一美女嫦娥从月亮里走出来了，真是美艳不可方物啊！”

嫦娥出巡，可是百年难得一见！

玉帝急忙抬头望向天空，而此时太上老君拂尘一扫，棋盘上一枚黑子“嗖”的一声，擦过玉帝的眼帘，穿出窗外，坠入沉沉碧霄。

“这是什么？”玉帝大喊，“如今苍蝇都能飞到天庭了？当我是吃干饭的吗？去叫二郎神过来，带上他的哮天犬，务必要把苍蝇捉住！”

最后这盘棋在一片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中夭折，玉帝和太上老君一样的臭棋，无法分出胜负。

然而那落入尘世间的黑子与白子，却终需在这漫漫的红尘中，找到他们彼此的踪迹，展开宿命的鏖战。



第一章 大隐隐于市

我是个倒霉的孩子，不但没有娘，连爹也一并不知所终，还好上天待我不薄，我还有个师傅。

师傅是个仙风道骨的老头，带着一干徒弟，住在闹市中一个非常大的宅院里。每天师傅和师兄们做的事就是在一个小小的方桌上拿着黑色和白色的石头摆来摆去，有的人会哭，有的人会笑，还有的人情绪比较激动，会奋而切指。

那神奇的方桌上，那玄妙的两色石头间，好像寄托了他们全部的人生。

可是师傅从来不告诉我那是什么，自己带着一干师兄沉醉其中，不时会有衣着华丽的客人带着家僮捧着珍宝前来拜访，只求与师傅一摆石头。

每每打发走这样的客人，师傅就会带着所有的弟子去城中最好的饭馆吃顿好的。

时间久了，穿着红衣的衙役就找上门来：“玄华子，你又聚众赌博！”

“哪里哪里，只是切磋棋艺，不论输赢！”此时的师傅根本没有半分高风亮节的样子，连白色的胡须上都带着谄媚的表情。

“这次算你走运，看我哪天当场抓到，一定把你关到牢里待几天！”衙役狠狠地骂道。

可是他如仗势之犬，只会干叫两声，我的师傅如此狡猾，又怎会被他抓到？

“师傅，我的爹娘是谁？”稍大一些，我已明白，所有的生命都有其源头，我自不能例外。

“你的父亲，就是这苍茫的天空；你的母亲，就是这无垠的大地！九星是你的兄弟，天元是至尊的太阳，十九道纵横，交汇了三百六十一



个点，那就是一年的时间！你要跟上时间的脚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完一生，不能落下，也不能逾越……”

我抬头看看慷慨陈辞的师傅涨得通红的脸，小声问道：“师傅，你说的怎么像是棋子？”

莫非他下棋下得走火入魔，脑筋错乱？

师傅一愣，笑道：“不错，就是棋子！”

“那多不好，一辈子只能任人摆布！”

“有什么不好？世人皆为你沉醉！”

“可是终究是工具！”

“你错了，他们摆布的并不是你，而是他们自己，落子纹枰之上时，便已人棋合一！”

我跟师傅没办法沟通，他好像已经老糊涂了，棋子冰冷而没有感情，就算是用再好的美玉雕制，也不能通达人心！而我，分明有血有肉，会哭会笑，怎么会是一枚棋子？

在我十岁的时候，师傅给我起名为子素。

因为没有父母，所以没有姓。

师傅始终没有教我弈棋之道，他常说：“子素会懂，那是他天生的本领，没有人能做他的老师！”

师傅说这话的时候，师兄们的眼神无比惊诧，并深为他的健康状况担忧。

可是我知道，师傅说得没错。从小尽日观战对局，耳濡目染，我渐渐无师自通，已经略懂手谈之道。而年纪再大一些，每当夜深人静，我就能听到陶罐中棋子的悲鸣，它们或感叹怀才不遇，或恸哭生不逢时、境遇不佳。

有时也会把白日里对弈的战况，带到沉寂的夜晚。

“如果那样走，输的不会是我们！”“哼哼，白子狂妄，你们以为我们没有后着吗？保角依旁中，还暗藏玄机！”

每每这时，我都要把它们从柜子里拿出来，在棋盘上演练一番，才能换得片刻的耳根清净。

那黑白双子，如训练有素的士兵，一到棕色的棋盘上，立刻充满了肃杀之气，仿佛一场大战将至。



而我的手，就是操纵着战局的神明，无声地落子，无声地取子，一个个士兵前仆后继地倒下，一个个巧妙的陷阱慢慢地布成。

天下大势，风云际会，在流淌的宁静夜色中，正上演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厮杀。

人说，观棋不语真君子，可是因为没人正式教过我下棋，我自然也不懂得这句话。

于是就在一个春日的午后，师傅和一个肥胖的客人下棋时，我望着棋盘上错乱的战局，忍不住说了一句：“白子不该下那里！应该落到这里才对！”

我伸手指着棋盘上的一处。这客人下棋急功近利，攻势凌厉而守势虚空，若能落子在此，就能攻中带守，扭转局势。

“子素！”师傅听了气得脸色通红，连胡子都要翘起来。

“师傅？你怎么了？”我急忙伸手给他擦汗。

“你！你！你怎么帮着外人……”

“是那枚白子在呜咽，不关我事啊！”

师傅听了这话，脸色由红转白，两腿一蹬就晕倒在地上，这局棋已不战而败。

只余下那个客人，正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一切，目瞪口呆。

三天后，师傅带着一干弟子离开了华丽的大宅。我们背着沉重的行李，在春日的寒风里回望红色的大门，依依不舍。

“子素啊，都是因为你，师傅输掉了那一局，把咱们的房子都输给那个胖子啦！你知道错了吗？”师傅语重心长地说。

“弟子明白啦！”我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下次再也不敢支招了！”

“屁话！”师傅气愤地说，“为师的意思是，只能给为师支招，要审时度势，怎能便宜了外人！”

原来如此，我立刻心中空明，以崇拜的眼神望着高大的师傅。

至此，每每师傅下棋，我都躲在帘子后面观棋，在危急之时，帮师傅想出奇招。

没有人发现我的存在，只知道玄华子的棋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我是用一对耳朵听棋，而并非双眼——依据棋盘上黑白双子



发出的哀号声和厮杀声，判断落子何处。

可惜的是，此时我们已经住到乡间的茅屋中，状况大不如前。

“这就是人生啊！子素，要先入世，才能出世，而能达到出世境界的，又有几人？”

当师傅这样对我说时，我简直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能把落魄不堪说成无上荣光的，普天之下，仅此一人。



第二章 绝望的对手

时光如水，缓缓流淌，转眼间我已经成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十五岁的我，酷爱白衣，从不束发，颇有魏晋遗风。

十五岁的我，通晓棋艺，方圆百里内已经鲜有敌手。

可惜十五岁的我，却也是一个生活白痴，除了几个师兄和越来越疯癫的师傅，别人一个也不认识。

他们都说市井繁华，令人留恋，可惜我的灵魂却被束缚在方寸的棋盘间，根本抵达不了外面的天地。

找我下棋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更多的是妖和鬼。

它们多在夜半时分悄然而至，通常还会带一些山里的特产作为礼物。

有千年成精的树妖，有被害至死的冤魂，还有蹒跚学步的鬼孩，一个个带着腐败的气息、血腥的气味，哪怕已经手足残断、头颅破裂、身体腐烂，灵魂却依旧不灭，仍牵挂着这引人入胜的雅戏。

“长安到底有什么好？给我讲讲吧！”我对一个刚刚输了棋的鬼说，据说它来自那座恢弘的天下之都，是见过大世面的。

“真是……难为我啊……”那个鬼吐着舌头，说话含糊不清，好像是被吊死的，“长安城啊……总之是好得很啊！”

它一边说，紫色的舌头上还滴下口涎，恶心无比，但是我不介意：“什么好啊？”

“什么都好！有美丽的姑娘……有花花绿绿的酒肆……”

“什么是美丽的姑娘？”这名字好长，谁家的爹娘这么不开眼，给自己的儿子取这么长的名字？

“这……”那个鬼一愣，捂着嘴，面色绯红，“我的舌头痛，不与你说啦！”

“都说这么多了，再多说些无妨啊！”



可是它飞快地往我的手里塞了一样东西，雾一样消散在山林中。

我低头一看，手中居然是半截麻绳。

这就是那个吊死鬼仅有的财物吗？我笑了一下，把那根麻绳仔细地收在柜子里。

往往我们弃如敝屣的东西，却是别人珍惜的宝贝，这简陋的绳子，毕竟是它曾经活过的证明。

我渐渐寂寞起来，当没有人能够在棋盘上战胜我时，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孤独。

日子流水般滑过，在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窗外传来“簌簌”的声音。

一阵冷风翩然而至，我知道，这又是哪个山鬼跑来对局，急忙拉开了窗子。

可是站在夜风中的并不是什么山鬼，而是一个少年。

他一身黑衣，脸色青白，几乎要与夜色融为一体，我愣愣地望着他，竟一时失神。

因为他和我长得很像，一样的细长眉眼，一样的略长脸颊，一样的失血脸色，一样的寂寞眼神。

“快请进！”我急忙招呼他。

他谦和地朝我笑了一下，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这个不速之客端坐在棋桌前，用手指轻轻抚摸着陶罐中的棋子，那些棋子仿佛遇到了知音，立刻发出雀跃的鸣声。

我听了那声音一愣，除了我自己，还没有听过它们遇到其他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开局吧！”那黑衣少年伸手在纹枰之上轻轻一拂，指过之处，十九路墨线立刻变得熠熠生辉。

“我执黑！”

“我执白！”

猜棋之后，黑者先行，那个黑衣的少年神色凝重，择起一子，轻落于纹枰之上，好像他面对的不是一方简陋棋盘，而是狼烟四起的沙场。

有冷汗，自我的额头渗出。

没有声音，一点声音也没有！